



社區工藝產業發展經驗 ——

烏來泰雅族織布傳承的當代轉變

現代における烏来タイヤル族の機織り伝承の変容

Changes of Tayal's Passing On Weaving Techniques in Ulay in Modern Times

文・圖 | Sayun Nomin 林冠瑾 (政治大學台非研究中心助理)

筆者於大學時期透過政治大學樂酷計畫回到家鄉烏來，在碩士班期間加入了烏來編織協會學習織布，並以烏來織布者與織布文化復振為論文題目，參與觀察烏來泰雅族織布的教育及傳承現況。這段時間裡，筆者藉由和烏來婦女們的長期相處，瞭解烏來當代泰雅族織布者的生命經驗與烏來織布文化的推動。由於烏來鄰近大台北地區，現代化及觀光化較早，導致烏來的文化發展和其它泰雅族地區有不同的脈絡，烏來當代的織布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歷程，烏來編織協會的婦女們成為文化復振後的第一代織布者，而重現於世的烏來泰雅族織布亦展現出有別傳統的新樣貌。



2020年「烏來泰雅編織節」。

烏來編織協會培育在地工藝人才

烏來泰雅族的織布文化，在國家與公部門力量的塑造下，強調了其外顯且具發揮創造空間的特質，並汲取當中能凸顯泰雅族和他族文化的差異處，以符合當代資本社會的需求，並打造出

文化商品，讓人可以透過文化商品一窺泰雅族傳統的生活型態，同時也讓文化能以新的形式被保留。而這種將經濟及文化結合的保存方式，在1990年代以各項結合經濟與文化為目標的政策中落實，包含「加強山胞家政推廣教育計畫」、「家政推



烏來編織協會的四位老師 (左起：高秋梅老師、林美鳳老師、周小雲老師、彭玉鳳老師)。

織布文化對於婦女的生命記憶

廣教育」、「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」，烏來編織協會便在這樣的政策動員下促成了。

烏來編織協會是烏來最為活躍的工藝組織，於2002年在鄉公所協助下成立；在此之前，1995年至2002年間則是透過開班授課及聯誼會的方式，吸引烏來婦女們加入。協會成立後，公部門長期以「工藝振興計畫」與「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畫」的經費支持，培育烏來織布工藝人才，並開設了織布、縫製、商品設計等各項課程。起初，授課老師為來自宜蘭縣南澳鄉的莊白蘭女士，後來則是南投縣仁愛鄉賽德克族的吳文份女士和鄭愛花女士，直到2002年才培育出烏來在地的婦女擔任織布老師。

泰雅族織布文化成為一門「課程」，以現代化的教育模式傳授技藝。起初烏來的織布課程是邀請仍會織布的耆老進行教學，當時課堂上大家必須細心觀察學習；雖然過去的泰雅族婦女也是如此，透過在家中女性長輩身邊觀察並幫忙而習得技藝，但相比之下，課程學習的時間、織具與環境都有所限制，像是眾多學生聚集在耆老身旁，並共用一台織具學習。接下來的二十年間，鄉公所邀請受過現代化師資培訓的老師，繪製組織圖且解析織紋，以拆解式、階段性的教學方式逐一示範每個步驟。這是大部分烏來婦女學習織布的方式，也是她們成年後首次學習織布；少數擁有兒時織布記憶的烏來婦女大多來自外地，因婚姻而定居烏來。

烏來泰雅族的織布文化，在國家與公部門力量的塑造下，強調了其外顯且具發揮創造空間的特質，並汲取當中能凸顯泰雅族和他族文化的差異處，以符合當代資本社會的需求，並打造出文化商品，讓人可以透過文化商品一窺泰雅族傳統的生活型態，同時也讓文化能以新的形式被保留。



來自南投縣的賽德克族林初枝女士說：「我媽媽從小就在織布，我也去刮芋麻。我們從小花一個禮拜，去到很遠的地方，走路要走一整天，去那裡刮芋麻，從頭學捻線、捲線那些，我從小學五年級都做過了。」來自宜蘭縣南澳部落的彭玉鳳女士回憶道：「我對織布的懷念特別多，就像對母親的

了傳統的空間，也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角色。



泰雅族織布過去屬於家中私領域的女性生活，但如今公私領域界線逐漸模糊，織布不再只是婦女的家庭勞作，而是成為對外族群形象的塑造展演、文化觀光的商業活動，或是凝聚族人的公共事務。而傳承方式不只改變了織布的空間，也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角色。

思念。從小我就跟著她，幫她捲線，玩她的紡紗和線球……跟著父母去山上工作，以前的那種生活很快樂，打著赤腳、跟著父母爬山涉水，沒有你爭我奪。」織布的實踐充滿在傳統社會婦女們的生活片段中，從種植苧麻、刮麻捻線，到整經織布的過程，婦女在白天農忙之餘製作線材，或是在忙完家務後的夜晚進行織作，長時



烏來織布教室的植物染課程。

間實踐的累積深化於記憶與身體中，如此習得織布技藝。

織布技藝傳承在現代的意義轉變

織布的空間是保存烏來婦女們集體生活記憶和情感寄託之處，她們在其中建立人脈與社會網絡。隨著當代織布習慣及學習方式轉變，織布的實踐除了在一般性的家戶空間，織布工坊和織布教室也是常見的場域；在烏來，有的織布工坊與起居空間融為一體，有的則是獨立空間，織布工坊可當作展售商品、教學體驗、技藝交流的地方。另外，烏來部落的織布教室也是婦女們時常進行織布的場所，可用來做織布教學、體驗導覽、織品販售，亦成為對話交流及活絡感情的空

間，舉凡生活八卦、教會事工、部落事務等，都是婦女們閒話家常的內容。

泰雅族織布過去屬於家中私領域的女性生活，但如今公私領域界線逐漸模糊，織布不再只是婦女的家庭勞作，而是成為對外族群形象的塑造展演、文化觀光的商業活動，或是凝聚族人的公共事務。而傳承方式不只改變了織布的空間，也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角色。過去織布傳授者多為母親、學習者為女兒，當織布傳承成為計畫性資助的課程，以及織布空間轉移到教室後，可以看見母親變成了「老師」的身分，報名課程的女兒則成為了「學生」，而學習者不限於家中女性晚輩，也包含了同儕、男性或是非本族人，出現了多元化的人際關係。



在烏來織布教室展示的個人創作作品。



烏來織布教室展品「地機與高機作品」。

織布學習者面臨的工作及家庭問題

相較於過去生活需求與織布密不可分，文化復振後的織布變成婦女們工作打拚之餘的興趣，曾經營紀念品店的烏來周小雲女士說：「以前開織品店，婆婆都會說：『妳要去哪？每次都關門！』我想星期六、日回來開店就好了。我在38歲開始學織布，顧店又要織布，其實壓力很大，最大的壓力都是來自我婆婆。她說：『每次孩子都沒有人照顧。』幸好孩子在她那邊還能吃飯，但是我擔憂又能怎麼樣，煎熬還是滿大的。」織布、工作和家庭的衝突不斷發生在許多烏來織布學習者身上，由於當時大多婦女白天從事觀光業，晚上聚集在教室上課；然而孩子年幼，況且織布並非主要收入來源，分身乏術導致家庭出現緊張關係，加上孩童照顧問題，皆

加深了職業婦女的壓力。

筆者在參與織布課時，也不乏看見較年輕的學生帶孩子來教室上課，或提早離開以照顧家務。織布需要大量時間及耐力，過去織布是賴以維生的技術，但當織布不再像是傳統社會所期望的女性技能後，烏來婦女們在實踐織布時，現實生活和興趣兩者在時間與精力上的取捨勢必面臨挑戰。

在改變中尋求符合時代的文化保存方式

傳統社會的泰雅族女性沉浸在文化中，以真實的身體

經驗累積織布技藝，並將技藝和文化貫徹在日常生活；現今的學習方式則是安排一套系統化課程，計畫性地傳授織布技藝。不像是過去織布實踐和諧地與生活融合，如今的織布習慣不可避免地與現實產生局限性，然而當代烏來織布者不斷嘗試在傳統實踐及時下生活之間取得平衡，化解兩者的衝突，同時也努力在傳承方式與環境空間的改變中，摸索出適應當代的文化保存模式。◆



Sayun Nomin
林冠瑾

泰雅族，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部落人，1995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。現任政治大學台菲研究中心助理、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協會會員、烏來忠治教會課輔老師。